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吴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周啓祥　校

敘

夏毋浦太夫人九十序

夏毋浦太夫人者予友夏士瑛母也士瑛與予約爲兄弟垂四十年頗聞其獨居奉母之槩爲詳而其母太夫人以天啟元年春稱九十賓從戚友爭捧百歲卮獻酬堂下謂士瑛兄弟善養今昔希有然稍詘于禄云士瑛瓤然曰走惟無所得糈以奉　母豈憂貧賤

哉毋性淡不務多取其性毋子相保爲念而予毋台顧此嶢嶢者非諧時之物脫幸有祿將攖世網其必不能長侍老毋予聞而嘆吾友士琰之真素果不能匿其心以相媚也雖然士琰不憶君家萱荊榮會之事乎昔胡忠安雅重君家儀部而慕其兄臨海公之挺勁轉官京師迎養林毋林毋叅政鍾女也萱圖之咏爲世傳寶此夏氏絶盛之事而以覩於今即士琰之祿養不逮兩翁然其合離年齒之数亦稍稍駕軼前人矣士琰書破萬卷有筆如椽就使得志于干時

之學力能諧世其必不肯稍違太夫人膝下之歡而
太夫人煦煦愉愉惟士琰左右焉是賴聲氣相聞焉
是愜就使享之以三釜隆之以翠翟錦繡之適其又
不能無縈無繫至望百如嬰兒也龔埏曰盖日者嘗
訪士琰入門而聞其奉毋之聲至欲隕涕人生上壽
百歲中壽六十何有毋齒其上子踰其中而怡聲相
保如此哉朱漢徵曰此非獨吾師爾也吾師毋修婉
色以康太夫人如嬰兒焉吾師之子若孫婉孌毋旁
聚百順如嬰兒焉而師故未有約束俾康之而聚之

也陳用義曰吾髮未燥拜太夫人牀下齒髮如古稀人多色喜即今二十年色喜如初體微縮見士琰先生輒褰其袂而索所嗜如一日也嗟乎如三君子言即古者舞斑魚笋之事不足爲士琰道矣昔林參政以女妻夏氏迄今二百餘年士琰守其故居歡奉老母然則萱荆之瑞不能不爲士琰勸太夫人加一卮三君子請予述其説爲序遂序之于時同觴者漢徵之弟侃義弟用勛與兒子桐

張母姚太夫人八十序

往予遊二陸里中得友數人時伯安奉毋姚太夫人于繡野之濱與在大思曠夾隍而近望林對宇來往休暢騷仲輒挐小艇泛青溪就三子之所至而休焉每在伯安許必候無恙於太夫人多命家人具食爲信宿之談歡甚無厭幾不知何者是客蓋里中稱四友云而予以潦倒不全之軀頹不爲諸君子所厭擲野航東渡繫纜沙邊撈人不問而知予爲繡野客矣今年庚申伯安爲太夫人開八袠月正元日實惟設帨之辰三人者椷書告予令予爲侑觴詞其直以予

爲四友中人耶則予何能無說于此予自少讀伯安之先南安公詩章覧其墨妙想見其磊落夷曠之度厚施於民未盡其報已交伯安又竊聞見麓先生慷慨自命多大略而太夫人之助内多㑹斯樛木鷄鳴小星之功家範門輝即雲閒以一二數也伯安具絶特之才偕其弟其蓂以文章操行冠冕斯世固宜飛躍天衢旦暮自表于世科名靑紫與一時兄弟輩相頡頏述南安見麓未竟之事而彼蒼未定意若必靳于伯安太夫人弗爲命也曰吾聞善養不關祿養凡

男子能爲可用吾無所覬於後矣太夫人今年八十髮黝齒堅神明湛然若步履輕舉如壯盛時諸孫曾立床下太夫人含飴飼之聞伯安肅客堂中猶時令婢子問齋厨供具無溷郎君談笑蓋其靜和得之天性而從容委運樂有伯安之養若知人世之榮名無大於是即其事見麓先生時稔聞南安公時事亦無所加於今日也雖然伯安豈常貧賤世果有薑桐韓公不遇之文耶予嘗與四人者就伯安飲食孫從長嘯意不能無搖落之感伯安輒黯然念毋春秋甚高

仲叔更互起起居太夫人伯安回面訊所坐卧狀又未嘗不驩然自得也是毋是子於以迓休祥而凝天眷豈顧問哉凡人情共相磨礪必以聚百順致之吾親然使其子内美不足以孚于吾親如伯安子毋善養之槩爲之友者預策其所未然而故爲侈張壯麗之詞諒亦非纖野諸君所欲聞之伯安者盖古今論交要以范張之升堂拜毋爲人間希有之樂請三人者各爲予更進一卮知不以言之不文相厭擲也夫

奉壽許毋郭太夫人七十序

余始學爲文則已知誦法公旦許先生而是時先生
初成進士文章吏治名滿人間然不免爲黠者所螫
角巾故里讀書奉母處之泊如也當是時先生產故
不當中上而賔從戚友樂侍先生者常無餘席所進
七箸鮮炙醇醪茗荈無弗咄嗟而辦臧獲指數百皆
有自得之色然絕不見有持簿算從先生會計者既
數年而始獲與先生之伯子元倩約爲兄弟又二年
而與其仲仲嘉季叔顒遊其情益進又數年而予弟
大年得交三君子情益進如初當是時所涉欣戚違

順之境亦稍更矣然容至洗腆爲具如曩時滅獲自得如曩時即叔顒既上公車而所御服物楚楚如曩時詣受成命而行絕不聞有子毋田舍之問今昔豊約之數爲世之爲者或曰盖郭太夫人之婦順毋儀如是云夫人今年七十彩衣歡笑孫曾滿前其于人世之富貴榮名安寧壽考無弗溉其實而善其會處其飫而不欲盡其羸即予遊三君子閭居同里生同志所荷夫人之德垂三十餘年絕不能以一行一善名夫人豈易所謂安貞詩所謂淑順者歟當先生之

爲予鄉也予髮甫覆額爾而猶能憶予大母之言曰許氏當興寧惟其男子之祥卽吾家與鄰爲世交猶及見許夫人爲女時喜愠不形婉孌有則今雖從夫而貴應未盡其德耳噫嘻人貌榮名焉可誣哉初先達命予與三君子交予心自醜不能執鞭然願如衣褐之老婆嬰珠履間今三十年来竊喜許氏之福方進未艾而予子其予弟子其其復幸與伯玄文舉輩爲同里交且莫逆也卽不文能無一言爲夫人抃舞耶雖然知其不文而猶願厠于高文大册之中如鈞

天廣奏請一擊缶此則衣裼老人之事三君子其各爲我欣然進一巵焉

周母顧太碩人七十序

叢着社于顧氏之東園必往而期數則時時見孟朗兄弟從其母太碩人往来外家而太碩人又念其母陸太君春秋高歸寧無時男女姻嫁必啟必詢然後從事當是時周氏兩先生棄養既久産方落太學公又豪於酒不視事兩族戚里慶遺恤問皆倚辦太碩人太碩人脫釧戒事無後期陸太君色憐之輒曰阿

毋不常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業自吾爲周家婦及
聞其先道德功名事太盛或稍休之將復熾即産落
先世一經故在二子毋無我憂未幾孟明與其弟泰
叔同升上庠名大噪太碩人喜益復戒事如初不令
二子涉難苦或分其志蓋予所聞社中兄弟說如此
其後予因仙居公嘗交于孟明仙居公太碩人族子
也而先是葉先生嘗爲予父言吾少壻佳益又指泰
叔云則又得交泰叔皆一見如舊往来談笑雖不甚
數然時有之毎相語必起居太碩人無恙然後問所

習及作義多少而兩君子年來時有竊竊之色太碩人聞知弗是也嘗語二子曰吾昔爲婦而貧汝小來欣立念此時良苦今袖手爲毋選著而進列品而嘗不乃倍蓰曩時而若等何急急不忘墮甑事一經之業將必復則既有成言于先太君紆患乎而太碩人亦春秋七十矣或曰太碩人所聞于太君義甚大又習知通議公兩先生之概耳目寬碩有以自壯或曰其風霜氣有天性焉憶予少侍先子秉燭夜坐多言吾鄉先民盛德事至通議公未嘗不凜凜色動也曰

公昔以錢寧之禍竄嶺表侃侃不回更十年然後起
卒奮於功名宗社賴之吾鄉忠智人也先子又言兩
先生晚游星溪念毋夫人既老壽時室於床往輒告
歸必手一編坐床下視眠食勿令媵代毋亦時加慰
勞問所手何編必整冠肅立然後對相與慨然久之
又曰何有兩先生之後無聞者周氏必興故無論通
議公矣已聞葉先生有快壻則又大喜曰兩家約甚
當壻亦必佳盖周氏內外世有令德爲後學所誦說
又如此今予于太碩人之壽無所進顧獨稱述前聞

以見鄉邦人士願頌太碩人且久即予之連蹇顛頓不以姓名厠文綺之間者十年猶私自獻其説庶幾太碩人聞之而躔然有喜也

金母沈孺人七十序

循玉山之左由内隍而南漸入闤闠夾岸多古屋踈棂貿止人歸時闌午鴣破寂峰嶺横側軒幔間舞緑揺青光影零亂至者低回留之不能去其處上流稱取勝者無如金氏金氏之居故當東巘之脇庭宇深清花徑窈窱飛緑比竹之聲出入烟霞杳靄間與昔

聲鶴唳相答響或曰金氏居此十數傳矣然莫致其譜系所從其主者曰金振之氏所謂大隱隱市朝者也予每偕同人徙倚城北隅望東嶽樹色輒徘徊久之乃去一日振之酒予客安館其人偉貌而直心好施喜俠與客款曲無寒儉瑣尾之氣時入戶寧毋久之復出色抑抑如初所須多咄嗟辦予心異之則竊竊聞其母沈孺人之力云孺人侍金翁四十餘年房事舅姑恩馭臧獲其所為淑慎之儀齊眉之敬雞鳴小星之勤莫可勝紀已撫振之人謂振之才且賢可

不煩毋毋且老宜倦于勤而孺人愁然曰兒生長什一閒幸無細人之患交游日進所恃不墜其家業而闡宏之者乃在老婦老婦幸强飯膝前諸愚愚者且露頭角吾可無負金氏乃益督其健奴數十輩嘗子毋闤闠中時酒脯嗅咻之身御澣衣勤澼絖如奉金翁時振之結客四方騷人墨士乃至擊劍扛鼎弄丸跕屣姑布射覆之徒常滿座上孺人見所具匕箸甚都又多長者輙津津喜已聞諸愚愚見頭角若號嗄聲則又大喜曰老婦故知兒之不墜其先業也於是

孺人春秋七十諸所游振之者捧幣徵詞進封人之祝于孺人而予友沈雲父以侑觴辭請予惟婦人主劑常若不足況出其心胸手指閒銖銖而累之乃能贍其子之結客倒廪傾囷匆問有無亦奇矣又況身親澼絖澼衣之儉者哉流覽往古予嘗慨然于茅季偉之劑鮮奉毋對客麥飯非所以康其親而陶士行之母至截髮以助其子之論交斯不亦難其為子哉蓋士行於是有慚德矣雲父請以予言壽孺人其必欣然為諸君加一卮矣鄉先輩有金彥闇者隱居北

城山麓間與偶武孟林仲鏞輩往来唱和之什不下萬紙至今想見其所爲覽勝樓者不勝滄桑之感振之豈其苗裔歟何選勝續薯之相似也予于孺人之壽更進一卮問之

周母孟節婦六十壽序

予嘗謂吾與賢里異日者將有五節婦焉其先五氏而孀者曰周母母既孀居之三十二年得歲六十國家之令婦節年六十鄉之人上其事得旌閭予母之鄉人也愧不能爲諸父老先而母年六十稱節婦宜

有序然弗敢賀禮也序曰節婦孟氏父徵仕郎翁以
尚書膺官太僕節婦年十七歸太學君先是太學君
嘗以愛出後其叔于舜先生以故節婦來歸事趙姑
趙姑性嚴峻有栢舟之操獨歡節婦雖趙姑歡節婦
而所後家故有子弗能安節婦凛凛猶寄也既數年
太僕公召還太學君節婦事劉姑歡如趙而太學君
與節婦内自念曾出後不得均兄弟産諸兄弟目耽
耽亦無議産者節婦乃自具匕筯而歡劉姑往來無
時猶之乎寄也太學君既歿無子一女髫耳節婦年

二十九法宜有立爲後者而所後家以節婦之歉于
趙也曰吾于法宜後諸兄弟家又以太學君既居嫡
于法宜後而後節婦之凜凜始十倍曩時矣既十有
五年議始定然後搖搖無寧居猶之寄也當是時兩
姑已捐舘舍又無定嗣節婦則與毋徐淑人更相命
焉而淑人老壽辭節婦矣則又仗其兄光禄公時有
所商確而光禄辭節婦矣當是時女去其室嗣耕其
硯龕龍燈四壁顧影而悲傷即行年六十亦猶之乎寄
也嗟乎閭巷之間閨房之秀即不幸煢然失其所天

然必有一壓之宇三尺之孤可以自托如節婦獨飄
搖于連雲之第邅迴必世之久含辛茹荼至有窮簷
娶婦所弗能堪而節婦凜凜承之竟乎如夏日如秋
霜不可狎視豈古所云以柔剛以弱强者哉或言節
婦直柔耳又何以稱焉節婦之倩曰李伯雍從予遊
嘗稱節婦之言曰凡所以爲未亡人者我知之夫子
之事則未亡人在弗敢忘也未亡人之事巳無夫子
在弗敢弗忘也以故三十餘年之間所修伏臘烝嘗
蘋藻之薦所更族黨戚里吉凶問餽之遺所御内外

臧獲一切粟米蔴縩之務井井如太學君時且加毖焉獨所偩非意之千直低頭默默就之必不能堪向隅揮涕止矣節婦曰思吾曩者所聞太淑人之教且稱説先徵仕之言婦德也至静而方其至矣乎嗟乎秦松漢栢生于嵩岱之墟凌霜犯雪與寒俱老其于世豈有望焉一朝見賞其主侈名爵而封之榮華至今根柯長茂此非天之不可知者也又況乎國家之令較然不欺者乎周氏代有婦節率用强力自衛至即婦獨以柔顯斯非事理之尤難者哉節婦既旌閭

之年而予故有女嫁孟氏爲述節婦之槩甚詳其言在耳爰剌鉛槧紀之俾採風者得以攷焉外史之職也雖然行且旌門以彰里德即以予言爲賀可也

晉母徐太夫人六十序

予與長倩稱中表兄弟行而父行事孟嘉先生先生弟予鄙進爲文字之交言相味也其游若兄弟然因是長倩視予實兄弟而加長焉戊午之秋長倩壽其母徐太夫人諸同人若陳子欽名仲聾相與謀侑觴之詞長倩曰其必以元長子言予聞謝不敢而先生

听然曰即諸君子以同術之誼過而相存其必以情吾聞之郁艷之詞佞而罔情夫豈其不及情也者蓋有所不知焉元長知我而習吾家事吾聞之瞿然已自念曰夫必以情乎則太夫人之婦于先生而毋長倩則予得竊聞之矣昔者太夫人之來婦也徐翁寔心奇先生而館爲壻云當是時先生富文藻名已大噪於時燕雁之贄日集其門惟郡堪北面是愳而先生亦倜儻自命所爲厚倫睦族急難賙乏之事乃至玉帛筐篚高文大册之炎幾遍江左每有舉事一童

于孰剃閭所出夫人咄嗟閽辦矣而是時晋太翁行
義如不及周恤其家一切廪師擇姓徽彩燕喜悉倚
辦于夫人夫人咄嗟具如旨以故先生處子弟戚里
之閭雖甚年少時若祭酒焉先生旣舉長倩而甚愛
夫人最之弗少假曰又以慈止毋則嚴稱長倩承教
凜凜卒奮於學而名噪如先生用以射主司之覆輒
小却夫人怡然弗屑意曰即以而父之學淹留至今
兒何妨小損豐滿其羽毛而天飛也長倩益沉酣聖
人之籍與海內名下士相角海有講習夫人居屏間

察之竟所往復心竊喜自負洗腆而進即易殼脫釗無所惜予毋過長倩必侍先生怡怡愉愉柔色相語信太史公父子之遊其言不謬而長倩方籍甚學宮夫人春秋六十矣蘇子瞻名滿海內毋與客語王夫人竊聽之而別其非是以就子瞻不可奪之操陶士行之毋截髮奉客卒獲美譽士君子育偉卓犖何所不得而求第幃房之閫脫以一庸婦人處之其于乃公事竟何如哉即先生之直操亮節未爲得意于時然身名俱泰無所染縛而長倩且旦暮摩天咄咄逼

阿翁而直上也其所得夫人之內美視陶蘇二母又何如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夫人之以介眉壽又重之以貽德音倘亦諦君子相與謀侑觴之意乎而惜也予言之不足以行遠也雖然必以其情請毋悖先生旨庶幾其不文而信也夫

朱母周夫人六十序

嘗讀詩介壽而知古人子之養其親無日而非壽也後世捧幣徵詞獻酬百拜稱人間希有之福利而貌

爲吾心未必如此之儀文其子又樂而安之不以爲餙者幾無行矣雖然人子有心無妨盡物而學道先生槩謂劬勞之人觴非所急是義不然此于人子之念則可耳其于眉壽豈有當焉張子曰予觀朱子今日之壽其母而信其能養觀朱子平日之養信其與日而非壽也凡人情自喻適志之事其莫如忘誠相忘宜莫如子母兄弟之愛然嘗妄意人情周覽世故肉骨手足未有真能相忘者也何也貧之不忘富也賤之不忘貴也親之不忘年也兄弟之不忘出處也

此四端者橫于中即其爲子者察色聽聲無所不順
適其不言之意而其毋亦周詳委曲匿所不便而務
爲歡其爲不忘孰大焉朱子與其弟晉行既已有名
賓諸生間毋意甚得然不免事修鏇之養毋意更甚
憐也朱子間歸省操鏇進毋毋援饔人爲伏臘賔客
麻縩細靡之用無所閒其弟晉行操鏇而進之毋用
良然其後子儀弟稍具什一亦操鏇而進之毋用亦
然其宗老曰吾嘗見夫人飴孫于堂三婦鳴機杼其
下不見三子婦而婦鏇于其槖也夫人故善病須良

藥乃已一日朱子得藥而良兩弟跳躍毋旁盡劉霍然張子曰吾與朱子交且久自其父簡庵公棄捐時迄于今毋夫人未嘗忘藥其兄弟更相跳躍如一日矣此兩事者于朱子之奉毋事甚細然世未有如是之忘者也朱子方厚相磨勵不徒以功名文采自見于時予未具論論其骨肉手足之相忘即古孝友不加耳雖然毋夫人蓋亦有不忘者朱子勉乎哉何也如朱子今日之養而毋適脫進此為朱子之養而毋意更適可知也此人情也予年且老朱子盍藏此言

俟金緋褷還時默證本心爲儒道故吾又知朱子之必如約也

記

文飲記

張子之社友十一人曰狄仲魯曰王伯符曰狄道叔曰張濟卿曰戴孟千曰許元倩曰王仲安曰陳鄂州曰戴仲豪曰許叔顯曰葛孟文更爲文字飲戒役者洗腆興盡乃罷張子竟席飲不過五合然醉莫如張子者諸君子問曰子醉奚如也張子笑曰適哉吾始

飲也溶溶焉不知其肌之沁也輷乎砰乎力至而酡矣而後乃今若飛太空而莫之控者而後乃今岑岑爾默默爾交睫焉則蘇矣則見子十一人者飲自若也几席盤匜自若也吾將鼓勢而復飲飲而醉醉而蘇則亦若是焉已于是諸君子以張子善酒以其飲質焉曰台奚如矣張子曰壯哉乎仲魯氏之飲也氣完精溢譚言亹亹則幾矣書不云乎德將無醉其或是耶濟卿飲可百觚而不耐輸攻獻酬百拜則神愈王此所謂和樂而不流安貞而不亂者也道叔饒口

流沫豪舉無讓有韓淮陰之略焉多益辦矣然不免
爲高祖擒孟千氏之甘酒若飴汩汩焉注之而不益
也豈其有別腸耶已嗒焉而忘其遊醉鄉耶鄂州銳
而多譚譁其醉也仲豪讓而時酣酣故吾也仲安墨
守而已矣奮其褊師往往奇絕若鄧艾入蜀未易詰
其所從來者元倩且讓且譚且正且奇且爲石曼卿
且爲考亭氏豪耶恭謹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季咸
莫能相之矣然一吸數斗令人襟豁而情暢則不如
叔顒氏叔顒氏之飲也李光弼之將也旗幟明鼓角

亮矣孟文氏森爭未有知其修者亦時時故作胡盧語偵之他事皦如也然對壘搏戰終多陷堅伯符不肯行酒而譚鋒詭特四座絕倒詠之上也飲之下也張子曰蓋余辭諸君子而遊吳中吳中人爲余言善酒者試之酒而已矣以故余之飲亦遂減五之三世人之稱飲達知已有味哉有味哉余每憶前語作飲記蓋今昔離合之感亦少概見于此矣

容城屠者記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

楊其故忠臣家貧力舉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
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
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爲諸城
令屠者来謁入邑問治状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别
去公贈之廿金并絹一疋屠者笑曰其鼓刀而屠幸
有餘鏹豈爲黃金来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
金而以與其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
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
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

市顧見屠者曰夫人来乎曰不在已問郎君曰不在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竒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詣相囚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沒也置櫜弁櫝函丞相骨以歸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歟然而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谿王海𪗋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恨不請其姓名云

呂光午記

浙人吕兆午號愚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爲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爲兵所侮吕居閒觧之僧抗悍多大言吕輒與鬬擊傷七十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爲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吕岸幘羅衫長揖堦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使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爲也阮色觧遂罷僧兵又海上大盗其人莫敢捕曹别駕手觴練水捕

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人衣白紬衣短髯白眼来肆中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知爲捌篙艄盜耶訑南去陳點頭曰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巳駕小舡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撑篙其疾如飛衆兵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縱横不可止會過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岸上持巨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鐘樓下聚觀爲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爲予言如此予又
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應手而解
呂嘗欲從獄中刼之華令畏其多力輒撲殺不果刼
呂毋大恨以爲失人云或曰呂昆季三人長曰老山
其人類鬼谷子次某善談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爲
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舁之歸
瘞廣中或曰其一人即思峰也

董家溝老人記

黄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十

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頸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携至河口得小舟渡焉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輩循溝而走西望柴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顙衣裳楚楚亟延予輩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予不能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

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瓻置几上長跽而請曰客語我此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瓻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甌飲予又酌二甌飲兩生予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爲君盡一甌盡一堰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堰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火焚之老人曰大後得雨則葦怒生予慰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

然久之曰予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爲魚鱉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不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旦暮小吏叫號於門輒負耒而箕箕已而鑿而河中擂鼓官舡踵接予又腰纜而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隸胥緣爲奸呼雞逐犬傾瓶洗罍不啻行刼矣而予不忍淤之不董姓也夫是以

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濵河之民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而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役說者以爲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守湋姓雖然猶愈於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若傳舍者

東征獻獲記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虜人而

陳所獲鎧甲兜鍪旗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縱觀之予與金季化顧遂之同徃則路上人吼吼相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予與二子破人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碩而膚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爍爍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哉其衛陣之健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豎皆輕繒為之又畫以五采如瓶罍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丹其幅狭其上或書左輪右輪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恠而又有若繖扇而大者

鵕羽之爍者綴之鳴鈴鏑鏑然或曰此虜幟也倘或
然與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所載皆銅硫鳥硫鉛錫
硫予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硫特甚
時巳有投虜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
車盡則爲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而角或角
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枝也邏
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偎啼而鬼
哭又況乎操其二張翼竭蹷以趨而有不披者乎哉
或曰此猾虜之長技也弓勁而長鏃利而多稜人言

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顧守者取甲若鍪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黄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予所見馬一如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瓔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跳踔而已矣

東征獻俘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
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戟立
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攘鞍而遠望塵起風腥
則群醜出長安門矣予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
履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群馬爲衆所衝亂蹄而
走不可止予乃下馬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没履會
有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敝
敝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么兒胡不早
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爲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

淚潸潸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李醜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李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予心痛焉不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吾子復戍于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貪貂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有與其故人言者予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其兄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

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濟上看月記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端萬里空碧予與邃之徙倚船下戒童子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烟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

決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月開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予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予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簷聲潺潺擁衾愁卧時聞鐘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客也徙覘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叠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爲一聚持旛捧鑪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即啞女孌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若風氣

蛧起多於黄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㕘
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爲我也
因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
耳書館清閒嘗令遂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王蘭堂夜話記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瞻生
十八年而公舜舉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曰快哉公
舜之有孫也宜哉予與公舜交自今上丙子于時同
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羡山中久之而歸時公舜

方翩翩年少然其情念已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世人悲公舜之死不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春秋僅四十餘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固有不待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公舜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予因公舜有感矣昔予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曾大母憐之大父泣亦泣笑亦泣旣長時以衫襟大父額沾沾喜曰異日渚䧟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泣然泣也大父嘗自言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廁見明月當空燕物如錦亟

呼吾母觀焉母立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潸潸如雨會有雁戛然長鳴悽黯欲絶其後又十年而得若父母且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予因孺贍益有感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得見公舜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許叔顒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入偕出與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切然議之小大修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龔安節先生畫像記

舊本龔安節先生畫像一卷烱目長耳整襟晏坐劚有脩遠之致林巒几席皆類逸品然不名何人作或曰先生懼後之失傳特借圖以存之彷彿昔人沉碑事此不然先生之神在天下者如水行地中安往不在耶方尺之圖聊試一笑亦何與先生身後事而必使其傳勿散乎或曰舊本落鄒氏鄒氏子頗矜秘不出眎人慶曆間先生之裔孫德明嘗懸金購之不可得又數十年乙卯夏季弘始見之朱孟揚家借摹成卷季弘德明子也纘緒爲務與予雅相欽重一日訪

予草堂予聞其屐聲甚疾而語揚笑曰豈有奇遘哉出袖本相視盖先生之畫像云其明庚辰介予請之畫史姚君君執筆熟視久之落紙如風惟肖不差毫末又明辛巳請圖倪伯遠圖成品加逸焉君子于是稱季弘不愧先生後矣百年之曠一朝而集殆神來云

張大復曰先生故經世之士夫無所窺其際稱獨行也當先生時隱裏自誓請衛皇宫豈不思發憤為天下先顧身無三戶之貲一旅之聚主弱臣踈惟討論是務金川一慟計無復之矣不然文襄用其什一廟

食江南百世勿絶豈虚乎哉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予觀先生之像識其人忠智可以有爲成大事竟于清净自老既明且哲感慨終身盡臣子之性尚論其世難矣

金小乙揔管夢記

南朝神曰金小乙揔管江南之人多事之其来甚久而崑之人尤虔神之荅響尤着像尤偉予于神無所不致敬藉以察来不敢草草壬子歲晏卧常州司李署中夢神降予草堂仰坐而卧手左右交于項力力

然若倦甚假寐忽然惺着予愕甚不知所謂久之幼女病嘗設牲醴祀之而夢終不忘毋與想會乃不意兒輩爲世長祈果迎神于堂降乩信宿乃去噫亦異矣崑之神像甲江南而乙揔管像甲于崑而睛神突出爛爛射人人莫敢正視口鼻輔處若笑若語將翔將動人輿之行市中金鐵錚錚無敢譁者稍慢則空懸手足咋舌噴沫叩首請罪而後止乩之兆嚮而答不可覼縷故老傳聞于斯特盛豈神而明者久則徵耶其神之時耶兒輩迎神時世長得兆曰自重無患

予時再寓常州聞之覼然世長𠀤日頗自信然多拗病時不自貴重自生往復神故有所命之矣壬子見夢癸丑九月神始降徵固非偶而仰首拄頸力力然坐而假寐者則今日世長所病之形神其盡知之豈夢也哉季世之事民聽于神予故不能自解免也獨決然而醒夢中之兆良可喜耳倘邀靈貺當序乩驗勒一卷行于世而繫之辭焉彰往著来與民同患不敢妄不敢怠是歲立冬日病居士張大復捫惠水書

于延陵道中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窓闃寂爲兒女輩略說圓覺大義既久輒鼾就枕昏然夢與元倩輩循坡而走高岡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眺忽見萬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稟實纍纍枝壓不勝予輩拾而啖之入手瑩然味亦甘滑予與仲嘉稍折而西巒坳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其

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於此者空中危亘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五尺梁之根則樹之杪也予亟呼叔顒觀之叔顒曰虹氣也予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予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瀆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瓣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遒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予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飫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

長圖之而雞聲喔喔漏下五鼓矣予自頻歲病廢衆口食貧日爲米鹽所迫逐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暫息乃復得此奇絶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我哉書此志幸

夢記

仲亡十七月又三日爲辛亥七月初九日夜三鼓夢予仲女曲室中婉孌如常語娓娓醒時都不能憶室深而廠循欄出逶迤盤屈數折乃抵戶予命仲若且入吾乃行仲却立檻前目送予意若忽忽愁予艱步

也予回首固命之入見戶傍有蠶一箔繭纍纍都作黄金色而隣舍泣聲悴悴然予心念仲即居此甚寂寞不愈于此泣者腸欲裂乎頃之一小青衣隨予行田間岸草始芽里許登一基臺予口誦蘇子瞻超然臺記幾盡基臺窮步小石橋稍折而北岸上多操作者一人腰絙執帚繫紗而刷則亡叔家故僕杜坤也見予避道予睡覺覺時昏昏昏久而後知吾女之亡也亟攬衣起帶夢含淚呼倩即語之夢兩人夢眼相覷殆不知身之在何所矣而是時隔舍聞果有泣者予心怦

怦然詰朝問故則云亡二兒予且泣且爲仲喜仲亡而存兩兒如所夢當長爾纍纍都金色豈祥徵耶仲居江南而杜坤奴叔家歸死江南當是予神識暫詣江南看仲或仲以神在江南告哉耳登臺而誦超然記仲已不礴鬼錄乎所恨十七月間曾無影響一夕相語卒然捨去語又不可了可柰何雖然仲生二十六年種種恩愛亦如昨夢耳痛哉時客虞山坐沈氏十五松下記

西林客安軒壁記

予讀書西林容安軒自　顯皇帝戊寅始也主予者爲長老源公源公故河南汝寧人有道行能以有爲法作佛事士大夫禮重之聞予至甚喜爲除選佛場東舍舍予而自處其西偏聲相屬也晨夕惠顧予禮意彌進既十年丁亥予始爲經人師四方歲時告歸輒就源公語俳佪累日乃去如是者又二十年丁未公坐化東塔院嗣公者多俗狀予不復至辛亥之秋予與亡友顧僧孺過而問偈則嗣者已烏有空堂闃寂清規亦復楚楚久之僧出迓坦中而少數意色悽

悅是爲今弦公覺如予爲述其長老時事愴然久之
僧孺曰吾猶能識源公斯人可不愧其後也因與復
理前由而予奇貧無能賑弦公公不予鄙乙卯友人
朱子魚將裝嚴武安王廟貌翰林李文長寶從史之
弦公意稍適瓶鉢蕭然如初　貞皇帝庚申臘月予
始奉蘇子瞻像歸弦公而更其額曰容安軒云距
神廟戊寅歲迄今四十有三年矣嗟乎予初以赤疾寄
居僧舍所歷覽古今文學之籍究觀浮圖老子外國
之說及所著荒蕪鄙俚之詞大都得之此尋丈間即

殿廡廩庾樹木榮悴亦已百變而茲軒猶能自傲于晦明風雨僧寮衰替之後未可謂人謀之不善也獨念予未髭而往皤如已禿竟無所自效于源公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軒初名大樹齋多題咏今更名容安容安者陶靖節有言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予聽故嘗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壬寅之歲予歸像僧澄公許述此事後不果置乃歸之大樹齋故云天啓四年甲子春三月朔病居士張大復書于半舫樓中

崑山司訓堵先生修飭學政記

先生旣訓崑山之四年甲子會諭缺先生掌教事先生曰嗟予兹莅昧惴惴惟越俎是懼且及瓜而尸之其何以無曠厥事念惟國家王事夫子設之諭訓以領祀而率諸生故夫修祀學官之政也祖宗以來禮部節奉明詔所定廟廡之位配從之列賢儒尔氏之文一字華袞惟莊惟飭而日月侵尋秩次失考將無有之予何敢不虔乃進同寅維揚蕭公攝誠稽肖登階詳視自孔子神位下四配十哲秩如也乃循而左

至于衆廡先生曰曁左午稱先儒向遵會典近奉詔
析裒宜從受經孔子稱先賢位額未之更也濟臺子
位東廡之北缺木主謹受册而識之乃循而西旣詳
旣視則鄒𡨋之誤爲單宜從家語改𡨋而有明先儒
陳氏獻章主亦缺又謹識之遂趨出謁啓聖祠四配
四從配稱先賢從稱先儒如廟禮皆書名惟周氏不
書先生低回久之而出與蕭公偕至標星門讀故訓
彭士化萬曆二十九年考定原刻乃還乃聚闕里鄒
魯志京兆楊廷筠折裒疏蘇州府學新志而加考焉

先生曰嗟京兆論朱氏肩越羅李猶之乎濂洛之先
明援二程氏之先康節也信然然不盡亦猶之乎亞
聖孟子之進爲配也推類言之則有明王氏之越薛
氏胡氏陳氏何容置喙哉京兆又稱朱氏之從祀與
羅李先後不同不詳年月彭刻亦不載羅李二氏何
居然而先後之論則既定矣獨啓聖從祀書程氏珦
蔡氏元定朱氏松不載周氏今祠位有周氏本主不
書名考竹版之在庫者亦不書名府學新志載周氏
名輔成不載入祠年月然其爲四從亦可無疑耳于

是拂拭故主改書左子為先賢鄒單為置召工斵木
補位書先賢澹臺子先儒陳氏獻章啓聖祠周氏下
補輔成乃拜手告廟而先生又謀于蕭公曰惟茲土
有名宦鄉賢二祠以祀縣大夫博士丞尉之有德于
崑者鄉先生之歿宜祭于社者皆隸泮宮吾事也其
敢忘諸乃啓祠而按縣志考焉則補名宦祠之缺者
四曰宋殿中丞前崑山縣知縣華州邊公攸曰宋右
通直郎前崑山縣知縣程公沂曰宋崑山縣知縣梁
陽潘公彙征曰皇明福建道監察御史前崑山縣知

縣臨海余公璣鄉宦祠欽者曰宋國子學録蠡隱吴
公仁傑先生又曰嗟惟茲祠宇既敝既隘叙主而饗
安免紊次則紊何乃又庀材作榜列書名姓而懸之
以明席次既卒業乙丑二月時惟春祀先生與蕭公
從縣大夫肅志而將之雲物澄鮮人情舒暢而先生
于羅李周氏之入祀年月懸懸未釋也旁考載籍得
沈氏三才雜俎載萬曆二十三年進先儒周輔成從
祀啓聖祠先生意乃安曰羅李即不書日月有楊京
兆掌故在是歲之秋先生設祭故侯楊椰塘祠聞萬

層閣祔祀水丞石公肯搆已又祔李公三省先生俯視几筵失石公位所在又召工補之曰人心之公不可沒也嘗以告邑諸生張大復曰其所顧旋于有政者詎止此而俸薄時艱固不敢重煩主者聊存餼耳大復頓首曰語有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考名叙位補廢崇祀先王之學政不詳于此矣昔自洪武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二十九年進董仲舒從祀正統元年刋定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弘治八年進揚時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四配為復聖宗聖述聖亞
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齊公称啓聖公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
先儒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
章胡居仁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啓聖祀
天啓元年改左丘明為先賢改鄒單為豐羅從彥李
侗位朱熹下王守仁位薛瑄陳獻章胡居仁上皇祖
列聖繼繼繩繩多擬議一字之間以明統緒以正人

心而海壖山壤不能盡睹天子右文之盛仍訛襲舛
失次不倫何可勝紀乃先生妥綏其位次之亢抑考
訂其日月之不知補輯其賢士大夫姓名銜秩之漫
漶者俾後生入廟瞻首一覽而盡盖皇祖列聖之靈
實式臨之其爲教曷以讓諸先生拱手曰有是哉吾
曩着手錄彭刻彪同官名姓舉火足成之將以備一
時參覽俾無恙也質明七月朔候令公于門碑如故
矣何忽仆守盡破碎不可讀矣豈當年彭公一念故
亦不容泯泯耶先生訓邑五年大都以表章爲首務

故侯黄岡樊公玉衡祀名宦贈尚寳司丞原任禮部
儀制司主事諸公壽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柴公大
履舉人清逺先生歸公子慕贈光禄卿原任叙州府
興文縣知縣謚烈愍張公振德祀鄉賢先生又曰嗟
自予丱角時讀太僕歸先生集已知其名傳海外既
抵崑崑人推循吏昕夕尸祝之者必曰聶樊已祀黄
岡法宜追祀曲周惟此二事吾將有待焉復再頓首
并述爲記其他達才賦乏嘉善矜不能之用與其絜
清自砥行所無事之常別有序後之傍祀者尚有考

于斯文先生名應鐵常州府宜興縣人蕭公名稑仁
楊州府江都縣人皐是邦者閔侯心鏡丞沈文進方
一彬尉張其耀天啓五年乙丑九月晚學張大復薰
沐撰

崑山陳侯去思碑記　代

國家披地置官凡以為斯民也其稱最親民而德意
易達各抒其精神識力朝行暮訖于百里之治者莫
如令而令方皖褐纓冠慨然攬轡頗不負所學以自
見其長彼其精神識力之用何不至焉然而風氣異

𧰼佻巧萬狀一政之出一令之施每當盤錯湊理之
闗竅孔利隙針芒發互嘔心動骨豈不顧影自憐憂
憂于肯綮之場導窾披郤自謂此日此念惟吾知之
乃不知情妥利便其民已鏤肝而書之且傳示其子
之子孫之孫永以為好更顧繼起者遂著為令也夫
然者其職親也詩曰父母孔邇易曰有功則可大有
親則可久夫誰不願為可大之功而未久忘之者不
知父母之孔邇者乎惟是器有小大澤有短長夫其
當年精神識力之用有至有不至焉吾鄉濱江頻海

其土沙磧而民特賀役繁賦重易旱多潦故雖觭于
禮義之國而當事者恒患其難爲海寧陳侯爲之三
年崑山大治民歌頌之旣十有三載而民愈不忘遇
有緩急輙拊膺鼓舌謳吟不置而又時時瞯侯起居
榮問以爲快今年冬有老氓數輩抱故牘萬紙踵予
門請掃石爲侯記予昔以諸生侍侯宇下有國士之
知旋薦賢書未久侯去猶憶士民攀戀謂是古之循
吏今之神人顧莫能指數其異而睹茲成冊纚纚洋
洋益茫然而無以復諸父老也因謂之曰若開盲者

之摸香象予得其一體皆可以見全力即以吾所欲
言爲侯記顧不如以名所欲言于侯而爲之記者覩
也有間一老氓咳予旁言曰氓憶侯涖政初適議役
云量戶計畝析爲五年賦長既均既覈而顧視諸鷄
絡者心傷之曰甚氏不勝逞矣爲察諸徭之最難辦
者莫如北運乃差次其甲乙而輕重布之謂之準貼
準貼行而五年間萬石長得保生聚其小者亦生育
如常繄侯力也而其當年固不與差次之列心特銘
之一氓曰甚當南北江海之衝其東南由青溪出黄

浦滙于海沮洳為患道路梗塞公私巨艑往來于茲者何論風雨霜雪蓋濡首涉足幾為魚矣而奸民又出沒其間情形叵測侯計里而梁之石勢參差相望一十八里之遙無塗炭者問石梁所由民間故未嘗占一役輸一錙也古循吏鑿渠使民永為農利有此奇否已又一民曰崑民苦賦非獨崑賦重也兌軍無不狼戾張拳狠而咆哮賦長賦長提與恐息計石與之耗積十鍾可抵百錙侯會諸兌者理諭而氣挫之兌者杜口莫敢仰視立減耗米滿石有奇是故蜎仍

水旱而徑不苦耗云又一畎曰崑地邐高中下其最
下者曰水區潦雨一日畝與江通俟頓足曰柰何乃
蔟蔟衆君干使田者自圩之又立爲公租衆隸軍儲
軍儲微所緩也言既其坻歷指數曰十五年來荒江
篁澱之鄉不聞追討聲而田有遺穗不拾者嗟乎誠
如諸父老言吾故語諸父老吾言之不宕諸父老言
之之詳覈也而孰非俟曩者精神識力之用嘔心動
骨鈐苦莽亙諸湊理間所爲耶其辛毋以予言爲效
諸父老一似盲者之摸象也雖然吾語若曩者俟署

東婁不閱月而東婁人碑之矣崑人浸灌侯德不羞早計耶諸父老叩首謝不敏予笑曰父老無恐與爲曩者言之而碑之孰與今日碑之言之爲崑民之不能忘也侯名祖苞字令威萬曆癸丑進士在縣三年諸所爲平獄緩賦捌奸說與勸學與禮載德政實錄其儀若神明事不留行若則曰碑誦而傳之不具論

崑山張氏三世榮封記

崑山之張顯于世者數家其至于今蟬聯絡繹愈崇而愈妙若曰華浦張氏張氏之先自階封通議大夫

以嘉靖己未進士登垣省歷官按察世稱長者萬曆
癸丑參政用春官上第官雲司受郎秩得封父母如
其官妻孺人既出守紹興考上上進中憲大夫父封
如之母進恭人妻恭人已又守浙之寧紹久之叅政
河南守大梁而是時其長兄成進士選知晉江先是
封通議以身貴貴其配浦制不及章章今封中大夫
母也封大夫甚念之默不言大梁之役會天子覃恩
海内大封參嶽于是參嶽公始階中大夫得封其祖
通議大夫父中大夫祖母浦章母李及其配陳皆淑

人予誥命崇禎二年己巳春参撤免封中大夫喪諆于晉江令入廟告行事當事者陳御䏍戴黄麻磬爐邐觴罷其家廟如制参撤侍晉江與其仲季及諸孫曾之冠者佩者𫝊而頂者㫖而人伏謁道左三薰御書授祝史宣之大𢦏皇言源本攻績所以惠其祖子孫三世者甚𢦏章淑人之誥脩加𢡟恤宛如封中大夫之念淑人也于是嗚呼欷怍已進謝從事與觀賓之稱愳者行私覿禮而旋隘不暇旋馬乃奉主升廳事揖讓如儀晉江顧語其弟文學君吾與㫖事觀日

長宜有述乃使叔子先之頓受解奔獄瞿然曰為人
臣子各修其職豈有先後焉雖然猶憶先大夫具金
緋當舉六十觴誠門者毋入賀幣意在大毋華淑人
也今幸邀　先帝之寵眷得用中大夫禮以康于淑
人我先中大夫可無悼其不幸于九原乎我與若幸
稍慰先大夫侍者毋淑人無恙吾聞之新城王氏某
太夫人所進翟冠積一十有七而太夫人神明不衰
夫非盡人之子與晉江與仲季色意憮然顧視庭下
冠者佩者卅而頂者雖在襁褓皆有勇壯之色當是

時雲物澄鮮賓寮歡暢觀者千人嘖嘖稱未曾有既退其友人張大復湖筆記之已而嘆曰長厚之可以為家國甚矣哉今夫參政孫仕之年耳榮華三世藹哉翩樂矣又何其家多才子弟也吾每見一人焉覺八龍三鳳未稱噬跡故無論晋江諸文學方來者進矣長者之報不窮推賢積學積行于是焉出卓淑人以一人之身副邑議對中大夫未報傳而濟濟若是援之置斯記者是其猶參政之三世也夫

王生[illegible]未去識朱氏[illegible][illegible]記

縣志名臣傳有王侍郎永和居官有幹局能任事性喜吟咏長子汝賢蔭大理評事次汝霖歷官吏科都給事中終河南右布政使予嘗論人物時既傳之矣獨求其子孫不可得憶爲兒時聞長老言評事公能器人物得快壻朱天昭予亦昧昧不竟所謂也天啓丑年偶逢朱氏家老能言其事輒爲之記曰評事公無子生女一人妙選名族無當者而朱御史公方丱角從其父日南先生學評事公一見奇之許嫁女御史是爲封一品王夫人生南冢宰公而評事公終無

子布政公亦絶朱氏于家廟左建祠三楹奉祀評事公與其父侍郎公暨祖贈侍郎子禎公春秋享祀勿絶歴五傳而朱御史公法當祧朱氏子難之私自念曰先御史以服盡祧有如侍郎公三世儼然祀廟左則柰何毋傷薄厚耶家老言御史所以祧爲有繼入者評事公無後更歴百世猶之乎三世耳無已則請祧侍郎父子禎公主而以御史配享王氏兩世不可乎御史祧禮也奉御史主長侍評事公又推評事無子之義合祀侍郎公情也亦古于禮者之禮也朱氏

子大悅曰更請無祧子孫公令我祖以序當遷及冢
宰公亦復如是冢宰而下則請如制矣故吳趨坊朱
氏家廟有王侍郎三世木主議以御史冢宰長侍王
氏為百世不遷之廟云君子曰人生亦何必有子評
事公擇婿而得嫁女御史公御史公生五子長曰冢
宰公王夫人出也夫人一舉得冢宰狀元及第榮華
至今令王氏廟食可以百世夫人生亦何必有子御
史公名文終湖廣按察副使冢宰公名希周歷南京
吏部尚書公一子景固景固二子衍宜興縣教諭遷

房縣知縣涵衍子時亨時亨子昌期主祀者也昌祚
吳縣學生其家老曰陰棟衍從弟

旃檀室記

入海寧寺歷階而右爲涵公房精舍涉講堂又折而
左長廊脩篠可百武許又西折爲靜室中龕紫金像
莊嚴妙麗光明耀人眉宇左爲旃檀室凡二楹其一
廣方丈而龐公與其徒處三疊蹴居學于此其一函
經置榻焦圜茶竈外無長物又即其處架木爲小閣
題曰鄰虛皆涵公所建也先是予嘗至止斯室盡長

鄺之爾有古桂一株時秋風飄粟芬馥襲人常許涵公爲之記因循不果今年冬初偶携孫子安淳再過其地公飯予旃檀之室予謂公此室嚴淨毋輕蹴踏耶公笑許我當不破戒談笑間起居古桂曰爾無恙而顧視前除有木鬱然香追葉墜則公所植乳柑既數榮落其實矣予猶憶許作記時此木尺有咫轉盼十年遂爾蒼蔚顧視頭絲何疑如許既別稍問安淳涵公宿饒風義歌吟不輟眉間常爍爍有光氣于今何如淳曰彼上人者如那伽在定時獨而頎喻喻固

不知其所持何義已問其侍者云長老持律如儀獨君茵之硯未便燒却耳當是時予以事信宿其旁舍嘗深夜叩同舍生路有經由竊竊聽公與三家聲禮懺令人心熱意消百愧交集因念旃檀密義見首楞嚴佛言燃檀銖許香聞四十里淵室羅筏城故嘗蠡測佛智此非戲論當是甚深微妙秘密第一義何者古德有言一一毳孔有無量世界淵中衆生毳孔緣蹊逕為世界夫如是何獨于旃檀香僅聞四十里淵室羅筏城不外攝乎且非獨于此昔如來成道從肖

昇忉利天優闐王願見無從爲刻旃檀像供奉彼國其後如來還宮道經其地像與優闐君臣共迎佛祖欲見旃檀是佛亦何止香閣四十里而已也傳云三界惟心我觀旃檀蓋有心義云吾曩者經由其室聞梵聲而心熱意消愧集乃不知五濁色身通時已在空羅筏城也夫他日還叩庭樹問之是爲記

江上小香山梅花堂記

自澄江之東關折而行三十里曰香山又西南折爲緣山之分壠者曰小香山故有吳三妃採香處其上

巨石森立蜿蜒綿亘俯瞰陵麓陂池泱漭映帶左右令人應接不暇者則予友徐長卿之梅花堂在焉長卿賦性脩遠不肯刺蹙人間一日過予草堂撫隸梅而騁賞却立久之顧視堂中所龕子瞻像笑曰夫其有前符耶予亟問故長卿曰昔昔搆堂于小香山義取梅花蓋決之學士書額云予促問書額云何長卿曰吾堂饒山骨吾故就其屏而列者削爲址焉深爲池焉仰睇盤石其質三尋耳而奮迅踴躍始覺有數十仞之勢吾故饒梅癖而玉壘層疊其上瓣萼參横不

覺其與心會也蓋有暗香浮動之感焉而友人適有
貺斯品者予特因而廣之今計吾堂着圖書所前後
爲松檜者十之三爲竹木卉草藥茶者十之二而爲
梅者十之五梅之觀于斯畧具已其明年得學士獨
于婦翁鄧濟川先生飛揚璀璨雅與堂稱梅花之義
所以有取爾也予笑曰子顧予草堂適龜子蟾豫子
瞻命之矣請爲予記之長卿騷然曰固也堂故以石
勝今以梅勝每歲數藭時覺上下凹凸間爛爛如積
雪觀止矣吾堂質無丹堊絢采之賁軒于堂後者曰

浣石列于石者曰平臺齋于下者曰草亭君廊若房
者各一焉止耳計吾堂之在小香山亦猶晶乳之在
大澤也顧安所辱學士書而稱之予曰昔學士薄游
許下建梅花堂于州治之北手書匾額雲章爛然此
天下所共驚睹希一遘焉不可得夫誰使不脛而走
于採香之故址乎人物會合焉可誣哉吾廬托于冀
雒之鄉局蹐兩株曾不得十步且欲附于瞻像與偶
而又何疑于君家之斯堂也大地名園如河陽之金
谷贊皇之平泉惟其人之有力與與境合脈搏之然

終不能久傳于世故必求與名稱其人真足不朽則

鏵窮落灌莽之中一時供吾搜剔悅吾覩記若西蜀

之亭南陽之廬許下之瀨世傳寶之永永勿替乃可

喜耳且吾聞長卿之卜壤茲山也望桃花澗之瀑流

心悅之乃與客窮其辭樓下殿之處因以其旁築室

而游衍焉然則江山豁達之觀不獨予瞻命之天錫

之矣是爲記

胡道士祈雨記

天啓五年乙丑夏六月不雨土田龜坼農人置桿于

河之腹汚重而引之禾不㷔而是時暘烏出谷湯湯欲流金苗蘖如糟守土者患之集諸羽衣預告城隍之神既十日而旱愈甚莫可誰何將募巫而暴焉諸羽衣競然古對曰古受善術可刻日驗也邑父老亦爭言古有戒行當格天于是守土者聘古視事而古方病嘔逆食糜不能二盂私自念吾受法于上清上清真人與我秘濟世為務而吾惜吾嘔不為斯人一振起昔昔之歲民幾為魚今去魚又立槁耶則請主者卜壇壝乃卜壇壝得景德寺武安王廟之南址請

卜日則得月之八日甲寅古仗劍登壇誡其徒李素
張天麟周天謌徐玄之䕶而稟令焉乃步虛巽水檄
請三限而老弱纍纍呼曰焦不及夕矣而堪此三限
乎既月之初十乃雨雨濡郊南北有飛雲過壇墻土
礜輙止農以為未足古步虛如初十二日戊午又雨
古曰此兩限矣未也而古面焦如𤓰風行之且欲解
老弱輩意甚憐古而群喙加篤焉月既望古中夜起
演上清法嚙指血作檄檄訖告其徒衆曰雨從西北
來乃倒置壇向向天門黑雲四合大雨如澍自辰至

酉淋淋勿絕一縣民大喜過望是役也始于月之八終于望之既一日又二日屢輟壇壝無慢雨既有老氓集田旅踵古門謝曰鍊士之法足可佯天雖然吾輩每望見鍊士面焦土犨且解心怦怦焉惧弗集事矣然諦視之焦而不削問所啖食輒数十器不似羣者登壇時食糜不盡二盂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然昔昔之旱曾不及夕矣而限必以三何居古曰蓋謂之五雷鞭龍法云循限而禱其聆鑾答無容渝亂脫令嚙指不雨計無復之耳氓曰吾年少時見劉㑹

之禘也以周惟岑祝庚王庚之禱也以夏次論而未
有限者限三何居古曰彼斯之顧便者擬音斯之謂
鞭龍五雷擬也然則鞭龍五雷何如古曰先天至樞
上將是謂靈官昔者靈官受勅于上帝得騎龍行雨
龍不及靈官怒殺而醢之以其筋爲格帶帝怒謫靈
官遂爲湘陽神血食湘陽之民率以童男女祀而後
謐得安其土宜墮矣薩真君憐而收之而靈官故欲
授隙以伺真君從游十二年真君不間乃降州天地
之正氣從至樞分姓者也道法之正天弗能違古何

力之與有故夫春秋繁露所載五方行雨之法與夫虎頭致雨龍湫興雲豈不沛然下之而後爲驗者非限也氓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是歲九月九日天晶日明慈氏乃粒病居士張其蕙沐爲之記